

# 邓小平

## 和他的贴身警卫

孙 晓 陈志斌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
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

# 邓小平和他的贴身警卫

孙 晓 陈志斌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邓小平和他的贴身警卫/孙晓,陈志斌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9.1

ISBN 7-5033-1030-8

I. 邓… II. ①孙… ②陈… III. 邓小平-生平事迹 IV  
.K827.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75

字数:313千字 印数:1-1,0000

定价:19.50元(膜)

# 目 录

- 第一章**      秋阳里,一架美式直升机像只白色的大鸟,在天际消失了。天官赐福,19岁的崔来儒没想到会给邓小平做了贴身警卫,由此,开始了他们7年紧相伴,生死一线悬的战斗生活。      (1)
- 第二章**      邓小平三考崔来儒,最后将五件贴身“宝贝”交给小崔保管。大战在即,刘伯承率众将赵武灵王丛台校射,邓政委借古喻今,讲起了“胡服骑射”的典故。崔来儒求王近山帮着搞块手表,不想种下了祸根。      (19)
- 第三章**      “不握手会议”,邓小平发雷霆之怒。刘邓决心摸真老虎的屁股,把毛泽东吓了一跳。为一块手表,崔来儒受到严厉批评。国民党特务水井下毒,刘邓首长险些遭殃。      (43)

- 第四章**      发现了一一九旅，刘伯承兴奋得脸上发光。邓小平会意地说：“就冲那 10 门榴弹炮上百门小炮，也值得打。”一品堂庆功宴，厨师老程的一盘鱼香肉丝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缴获了一辆吉普车，崔来儒手痒，一踩油门开到了河里…… (65)
- 第五章**      顾祝同的暗杀队建奇功，一块为飞机指引轰炸目标的大红布蒙盖在刘邓司令部的房顶。在死神降临的一刹那，崔来儒从睡梦中醒来，将正在酣睡的邓小平救出险地…… (89)
- 第六章**      汤阴围住了东陵大盗，刘邓戏说江洋大盗之说的来历。激战之后，崔来儒看到了那两件宝贝——绿玉西瓜和九龙宝剑。老程赶集买了一只小黑公鸡，没想到成了大转折的“活见证”。 (110)
- 第七章**      蒋介石使出阴毒招法，准备再炸黄河。刘邓临机决定直出大别山。精减行装，刘伯承的一床鸭绒被变成了一个空壳。饭间逗笑，大黑险些被打了牙祭。 (129)

- 第八章**      千里跃进大别山,苍天垂泪,英名远播 (147)  
的白马团黑马团。汝河遇险,瓜棚里的灯光被敌人发现,崔来儒手疾眼快,将自己的背包堵在窗口上,挡住了一串致命的子弹。“小锅饭”被浸,邓小平大发雷霆。
- 第九章**      毛泽东看到刘邓进入大别山的电报 (171)  
后,用湖南腔悠然唱起了《空城计》。大别山里,邓小平颁行“十杀令”。崔来儒为张牛子被杀哭红了眼睛。
- 第十章**      我大别山部队弹尽粮绝。邓小平无奈 (201)  
下达了《集粮令》。塘边钓鱼,邓政委险些中暗枪。除暴安良,宋埠杀匪。1948年春节的鞭炮声,使崔来儒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- 第十一章**    走出大别山,刘、邓临泉会师,崔来儒 (222)  
打了一只小野猪,邓小平却要留给刘伯承。邓政委想的最多的是对大别山的人民要有个交待。智渡淮河,巧取息县,邓小平再展军事才华。
- 第十二章**    崔来儒洛阳历险搞来了“小锅饭”,邓 (243)  
政委泪水打湿了香烟。邓小平出任中原局第一书记,却改称“三号首长”。

陈毅走马上任,对中野的困难大吃一惊。毛泽东回电“批评”刘邓。

- 第十三章** 毛泽东端详复端详,动情地说:“邓小平呀,邓小平,你都瘦成邓小猴了!”崔来儒险些做了邓小平的车下冤魂。总前委紧急会议,门口响起了枪声,邓小平把自己的贴身警卫关了禁闭。(261)
- 第十四章** 邓小平的围困之计,果真叫黄维吃了“青草”。翟军医的一番科学道理,无法说服邓政委不洗冷水澡。两次救险,邓小平记住了张国华的名字。(284)
- 第十五章** 邓小平说:“杜聿明被围,蒋介石有功。”总攻发起之前,邓政委又一个人打起了桥牌。黄维听刘伯承道破天机,自叹不如。庆祝大决战胜利,邓小平多用了一盆冰冷的冲澡水。(306)
- 第十六章**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:“过江的事,先听听你的打算!”邓小平挥笔写华章。崔来儒趴在墙头上看陈毅跳舞。渡江前夕英舰“紫石英”号炮击我军阵地,邓小平下达“一起打”的命令。(326)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十七章</b> | 总前委雨夜过江,陈老总诗兴大发。<br>邓政委南京总统府的不眠之夜。邓、<br>陈痛斥“破坏分子”。新街口邓小平的<br>“宝贝”被偷,南京公安局破案如神。                 | (351) |
| <b>第十八章</b> | 中山陵前邓小平告诉警卫员“要讲规<br>矩”。崔来儒自做主张为邓小平买表<br>挨批,党小组会上邓政委同意了崔来<br>儒的请求。进入大上海邓小平展示治<br>乱才能。           | (370) |
| <b>第十九章</b> | 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,封山遇险崔来<br>儒三救邓小平。蒋介石仓促出逃,歌<br>乐山下大爆炸。刘邓要吃担担面,老<br>程急得团团转。毛泽东急电进藏,邓<br>小平想到了张国华。      | (388) |
| <b>第二十章</b> | 国民党特务暗杀行动,警卫员紧急报<br>告:邓小平“失踪”。路阻事件,邓政委<br>不准警卫员抓人。跳舞引出的风波。<br>邓小平对崔来儒说:“不要老跟着我,<br>学了文化干啥子都行。” | (409) |
| <b>后 记</b>  | 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428) |

## 第一章

秋阳里，一架美式直升机像只白色的大鸟，在天际消失了。天官赐福，19岁的崔来儒没想到会给邓小平做了贴身警卫，由此，开始了他们7年紧相伴，生死一线悬的战斗生活。

### 1. 左权之死，那天的太阳是酱紫色的

1942年6月2日，山西辽县麻田镇南脊铺。

刚刚当兵1年又7个月的16岁的崔来儒永远忘不了这一天。

这一天的太阳是酱紫色的，就像一块挂在头顶的有些干涸的黏稠的血痂。

这儿是太行山西麓的一片山坡地，沟坎里布满奇形怪状的山石，石罅里吐出一块块斑斑驳驳的青绿，那是在山石重压下探出头来，想看一眼天空，呼一口新鲜空气的草儿。谁承想，它们咽下的是呛人鼻息的硝烟，看到的是极其血腥残酷的一幕。一颗颗重磅炮弹将它们从地下连根抛起，高高的甩到天空，然后又重重地摔到地面。

山崩地裂，飞沙走石，黑烟漫天，烈火如潮……

一摊摊的血，腥红的血，突着气泡喷着碎沫的血，把这些小

草儿打湿了，浸透了，然后缓缓地渗进大地的深处。

天刚亮，八路军总部机关来到一个小山村，未等歇脚，山头突然传来爆脆的枪炮声，接着，各种大大小小的炮弹便如冰雹般铺天盖地的倾泻下来。

总部直属队一万多人马拥挤在崎岖的山路上。

这一万多人马中，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不过两千人，后勤部的医务人员，民工，印刷厂的工人，政治部的宣传队，占了绝大的比数。

日军三个师团近四万余人马组成的铁桶合击圈正在合拢，以梳篦队形向核心方向挤压，步步紧逼，将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混杂的八路军总部团团围住。

“马上突围，老左，你带一路，老王，你带一路，咱们分三路杀出去。”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嘴唇紧抿，两眼圆睁，额头的青筋高高隆起，犹如盘在布帽檐下的两条小蛇。

老左，指的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，老王指的是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王维满。

三人立刻回头，集合队伍，向外杀去。

王维满处长的警卫员叫崔来儒，16岁。左权的警卫员是崔来儒的好朋友，也是16岁，山西人，崔来儒叫他小老乡，战况危急，未及细别，俩人只是点了点头，便各奔东西。

天空响起了引擎声，接着气浪被机翼撕裂，日机开始俯冲轰炸。本来就乱糟糟的队伍这一下更加慌乱，你拥我挤，人马相撞，人被受惊的骡马撞倒，辎重物资又被人群挤翻。山道如肠，人如潮涌，结果谁都难挪动一步。

密集的子弹，如毒蛇的红信，在身前身后不停地舔舐着，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在面前倒了下去。

崔来儒的眼里紧盯着首长。

虽然他只有16岁，长着一个白果型的娃娃脸，一双大而明亮的眸子里，瞳仁不歇脚地乱转，毫无遮掩地透出他的顽皮、率真和精灵。如果是在和平时期，哦，16岁花季，他只是个中学生，每天除了上学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甚至连做饭、洗衣、清理个人卫生这样的小事，都要有父母代劳。

可现在他是战士，是首长的贴身警卫。

崔来儒知道自己的责任，他腿在动，嘴在大口地喘息，可眼睛始终盯着王维满处长的一举一动，一步不落地跟在他的身后，用全部的身心 and 预感能力辨别危险和死神袭来的方向，或左或右地扭动着身躯，迎击着啾啾飞来的弹片，在首长的身后立起一块血肉筑成的安全之盾。

突然，远远地，一声凄厉地哨响向耳根传来，崔来儒仿佛看到那颗可怕的炮弹像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老鸱，张开死亡的黑翅膀，正狞笑着向他们飞来。

他陡然飞身跃起，疾冲四五步，用力将王处长扳倒在地，紧紧地压在身下。

“轰隆！”

一声天塌地裂般的巨响，碎石泥土枯枝草皮一起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浇泼下来。

“怎么搞的嘛！小鬼。”王维满站起身来，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身上的泥土，一边呸呸连吐了几口血泥。

刚才他准备不及，突然被小崔按倒在地上，门牙被磕去了一块，嘴唇也被花椒棵擦破了，渗出了血。

“俄(我)，俄(我)……”小崔看到首长挂了彩，噤着嘴不知说啥好。他是山西人，虽然参军已经近两年，但乡音未改，仍然习惯把“我”说成“俄”。

王维满一转身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发现了那个巨大的弹

坑，那弹坑距他们不到十米远，足足有一丈多宽，两米多深，而且还热腾腾地冒着袅袅的青烟。如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院子里看到它，倒活像哪家老乡刚挖好的地窖子。

“好了，小鬼，咱们走。”

小崔吃力地站起身，可是挪不动腿了，温热的血流顺着绑腿往鞋里淌。

“小鬼，你受伤了，我背你。”

“不，俄(我)自己能走。”崔来儒刚往前挪动了一步，便重重地摔倒在山石上。

“这个小鬼，愣是要强，来吧。”王维满弯身将崔来儒背在身上，吃力地向山顶攀去。

终于，他们到达山顶了。

登高，有时不仅能够望远，还意味着继续有生命的呼吸。

王维满将小崔平放在山头的石崖上，用望远镜观察着周围的敌情和地形。

小崔则歪过脑袋，两眼直怔怔地望着对面山坡上还在向外冲杀的战友。

哦，看到小老乡了，他身边高高瘦瘦的便是副参谋长左权，他站在半山坡的一个石灰窑上，正挥动着手臂向部队呼喊着什么。

不好，一串子弹打到他身边，石块迸飞，树枝乱摇。小老乡，你干什么呢？

小老乡抱着石灰窑前的一棵老桐树，正大口大口地喘气，他想攀上那块石崖，不知是受伤了，还是力气用尽了，手抓脚蹬了几回，都掉了下来。

终于，一颗炮弹飞了过去，在那一刹间，崔来儒仿佛听到了炮弹摩擦前进的咝咝的裂帛声。

崔来儒觉得全身的汗毛乃至发梢都竖了起来。

一团火光，一团黑烟，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崔来儒的一颗心急速在黑水潭里沉落。

刚才左参谋长站立的那座石灰窑，已被夷为一片废墟，那棵被烧焦的桐树桠上，庞大的树冠已被削掉，几根斜枝上挂着几缕灰色的布片，在呛人的硝烟和熏风里忽悠悠地晃动。

小老乡从土堆里爬出来，惶急地在废墟里寻找着什么，爆密的枪声里，崔来儒隐隐听到了小老乡撕心裂肺的痛呼声。

“小鬼，咱们下山。”

崔来儒如同喝醉了酒，脑袋涨得有笆斗大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蹚，突然一脚踏空，身子失重般跌了下去。

在向着山下深谷飞落下去的一刹那，他向天空注视了一眼。

也许这一天注定会有将星陨落。崔来儒惊奇地发现，正午的太阳竟是奇异的紫色，紫得发黑，紫得发蓝，紫得有股令人呕吐的血腥味。

左权，1906年生，湖南醴陵人，1925年入党，黄埔一期学员，在苏联陆军大学进修一年，红军时期，曾任第十五军军长，红一军团参谋长、代军团长等职，是我军有名的战将，牺牲时年仅36岁。

## 2. 毛泽东用红烧肉为刘邓送行

这是世界上神奇且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
在中国的西北高原上，堆积着这样一片厚达数百上千米的黄土，在长年风雨的鞭打和冲刷下，高原被幽深的雨裂和陡峭的山谷切割出无数的大小不等的碎块，大的有几千平方公里，小的只

有数百米，无一例外，它们像一个个孤立的小岛，浮在沟沟坎坎的土面上。但奇异的是一概没有尖顶，就像一桩桩被割去树干的枯死的树桩，赤裸着肌体，等待着岁月老人的切割和鞭挞。

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黄土塬。

站在落日的余晖里，脚踏绵软的黄土塬，眺望远处蜿蜒九转的黄河，任谁都会生发出无数的感慨和灵感，冥冥之中，你仿佛立刻就破解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人的生命密码，恍悟到黄土、黄河、黄皮肤之间的什么隐秘的联系。

此刻，就有两个人在这黄土塬上漫步。身架伟岸，衣襟畅开，头发掩住两耳的是毛泽东，个子矮小，着装整齐，戴一顶灰色军帽的是邓小平。

夕阳就要在塬的尽头沉落，对面宝塔山顶的那座宋代宝塔，依然沐浴在金色的霞彩里，宛如一柄立地刺天的宝剑。由于连日暴雨，山下的延河陡然涨了水，恰似一条摇头摆尾呼啸而去的浑龙。远远望去，大地浑黄，天空蓝紫，犹如凡高和塞尚合绘的一副油画，既有梦幻般的热烈，又有信念里的凝重。

“主席，此去重庆，风险多多，你可要保重，蒋介石那龟儿子不讲信义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。”邓小平说话一向干脆利索，可今天却显得心事重重，忧虑之色溢于言表。

毛泽东知道邓是在牵挂自己的安全，便宽解着说：“人家三封电报来催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总要过去见个面，谈得拢最好，谈不拢恐怕也还不到翻脸的时候，此一去，我倒是担心你们哩……”

邓小平有些诧异地说：“担心我们？”

“那个阎老西最近蠢蠢欲动，怕是有什么动作来，我怕不防备，让人家咬一口，那样我在那边也会不舒服的……”

邓小平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意思，爽快地说：“主席放心，如

果他放胆敢来，我们就吃他个汤水不漏，不论多少，照单全收。”

毛泽东点着头：“妙啊，我喜欢这个照单全收，这边仗打得越好，我在那边就越安全哟！”

邓小平会心地抿了抿嘴唇。

毛泽东掏出一盒纸烟，递给邓小平一支，自己也点火引燃。

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，党中央决定，撤销中央北方局，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，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，你为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，统领太行、太岳、冀鲁豫及重新恢复的冀南军区部队作战，并且负责这些地方的全面建设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意见么？”

邓小平犹豫了一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。

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，担子重自不必说，但职务高于刘伯承，是不是……

他想谦让一下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司令员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不能再给他添加劳累了。

“没啥子意见，只是责任重大，怕是搞不好哟！”

说心里话，毛泽东十分欣赏面前这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小个子，他精明干练，说话简洁，处事果断，在繁复的形势面前往往有独到的见解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似乎还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。

这种默契来自1933年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猖獗时的同病相怜？抑或是长征路上的朝夕相处？是《红星报》上那些短小精悍、论理透辟的文章？还是立马太行、与日伪征战的艰苦岁月？

记不得了。

毛泽东向来喜欢独来独往，即便是散步，也喜好一个人慢走静思。但只要和邓小平在一起，散步就变成了两个人有声的对话和无言的交流。

“主席，邓政委，开饭啰！”

黄土塬下，一个白净面皮，长着一张南瓜脸的小战士，一边向他们挥动着军帽，一边向着他们大声地呼喊。这位小战士是刘伯承司令员的警卫员，叫康理，今年刚满 20 岁。

“天要黑了，回家吃饭！咦，这匣子烟还有 8 支，老少无欺，一人一半。”毛泽东从烟盒里拿出四支烟卷，递给邓小平。

邓小平接过来，细心地塞到烟盒里，再装进衣兜。爽直地说：“这是小锅饭，少不得，大锅饭可以不吃，牙祭可以不打，这小锅饭可断不得顿。”

毛泽东：“说得对，咱们又是同病相怜啊！哟，这小家伙是不是你的新警卫员啊？”说着，看了一眼塬下的康理。

“不是，是刘司令员的。”邓小平的贴身警卫因身体有病，已经调离一个多月了。

“不要太挑剔，要早点配上嘛！干革命总要有个伴嘛，孤家寡人，那不是我们实行的路线咧！”

邓小平笑了，“好，回去就配。”

“对嘛，这又不是娶媳妇，就是娶媳妇，也不能太挑拣，当地的民谣唱道：陕北有三宝，薄山地，黄脸婆，破棉袄。”

邓小平想了想，不解地问：“这三样怎么能叫做宝。”

毛泽东笑着说：“开出薄山地，收获归己，可以不交租，算不算得宝？黄脸婆，能吃苦，能干活，不会招惹是非，算不算宝？还有破棉袄，一年四季穿得，田头炕头，穿在身上御寒，夜晚盖到身上当被，算不算得宝……”

两个人转回身，说笑着向塬下走去。

从延安黄土岗机场过延河不远，就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烙下显著印记的地方——瓦窑堡。这儿是中共中央的最新办公地，沿着塬壁已经新盖起了不少的窑洞和瓦房，不少中央机关已经陆续从城里和杨家岭迁来，这儿马上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热闹

的地方。

在村口，他们碰到了刘伯承和太岳军区的司令员陈赓。

“一齐走，一齐走，有好吃的，我给他们打牙祭，”正说着，看见了紧跟在刘伯承身边的康理，“小鬼，你也来嘛！”

毛泽东挥动着手臂，把一行人引到自己居住的小院门前，康理停住脚步，看了一眼主席和刘伯承司令员，笑着跑开了。

陈赓原本就是个爱逗乐子的人，听到打牙祭，一个劲地逼问：“哪个好吃的，么子打牙祭啊？”

毛泽东：“暂时保密，谜底么，不用说，片刻自解。”

进到窑洞，两盘热腾腾的红烧肉，引出大家一片情不自禁的欢呼。

“快尝尝，看煮得烂不？”

肉香四溢，引得人垂涎欲滴。

陈赓忙不迭地将一块带皮的肥肉塞到嘴里，一边烫得在嘴里倒腾，一边开心地说：“烂，没个不烂，馋极了，生猪都能咬一口，别说这放了作料，还加火炖了的。”

众人起着哄，开心地笑着，两大盘红烧肉很快被“扫荡”得干干净净。

“这牙祭打得怎么样啊？我毛润之没有食言吧？”

陈赓意犹未尽地说：“就是太少了些，还没够塞牙缝的。”

毛泽东：“那好啊，再过两天，就会有太肥猪送上门来了，就看你有没有胃口去吃。”

大家知道，这太肥猪指的肯定是阎锡山的部队，最近他们在上党一带不断寻衅闹事。

“那还能客气哟，一口咬掉它半拉猪腿。”陈赓一句戏言，逗得大家忍俊不禁。

毛泽东回过身，对刘伯承、邓小平说：“对了，明天有美军观